

# 从“超级选举年”看全球政坛之变

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选举,其中三分之二已经完成

今年被称为全球“超级选举年”。据不完全统计,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一年举行重要选举,如今有三分之二的选举已经完成。国际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选举结果呈现三大趋势:不少国家的传统执政大党遭遇挫折,通胀、移民等触及民众关切的经济和社会议题对选举结果产生直接影响;西方政坛中右翼和极右翼势力进一步崛起,加剧社会撕裂和民意分化;许多国家的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将给各国政局和全球治理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 传统执政大党遇挫

纵观今年世界范围内的选举活动,一些国家的传统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失势,引发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在已经完成的重要选举中,有大约一半的选举结果未能“维持现状”。

印度执政党议席数不及预期,或将给未来执政带来掣肘。6月5日公布的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选举最终计票结果显示,虽然印度人民党(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过半数席位,但印人党本身的席位较上届大选大幅减少,未能过半。因此,印人党不得不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这将给总理莫迪的新任期带来更多挑战。

同在6月公布的南非大选结果也出现类似情况。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在国民议会(议会下院)选举中虽然获得最多席位,但没能过半。这是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来,非国大的议席数首次跌破半数。

法国政坛则出现左中右“三足鼎立”的情况。总统马克龙6月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提前举行议会选举。7月初,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马克龙所在复兴党为首的中间派执政联盟与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联手阻止了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不过,由于左中右三个阵营均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执政联盟议席数仅排名第二,法国政治陷入不确定之中。

英国前首相苏纳克于今年5月宣布提前大选,希望以此扭转执政颓势。但7月初的选举结果却是执政14年之久的保守党黯然下台,主要反对党工党通过吸纳民众对保守党的“不满票”大获全胜,工党领导人斯塔默上台执政。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选举结果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全球政治秩序的重塑,政治分化极化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副研究员袁莎说,从这些选举结果可以看出,在



这是7月7日选民在巴黎一处投票站参加法国国民议会选举投票。新华社发

一些国家政坛,不同倾向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正在加剧。

## 经济民生是关键因素

分析人士认为,传统执政党的失势体现了选民对本国经济状况的不满,经济民生等与选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路透社评论,食品、能源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各国人民生活造成冲击,“一些国家的在任政府和领导人对此付出了代价”。

在今年4月的韩国国会选举中,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及其卫星政党依旧未能扭转“朝小野大”的局面。韩国《中央日报》分析指出,尹锡悦政府无力应对民生问题,导致其在选举中失去民心。据韩联社报道,韩国2023年整体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及2%,但食品价格涨幅超过6%。

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的民调显示,在6月上旬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改善经济”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有分析指出,在此背景下,欧洲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借民众对经济形势的担忧成功扩大了票仓。

而一些在经济民生领域作出成绩的政党及候选人则收获了选民的信任票。在6月的墨西哥总统选举中,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所在竞选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克劳迪娅·辛鲍姆以较大优势赢得选举,其“政治

导师”,现任总统洛佩斯执政以来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被认为对辛鲍姆胜选起到了重要帮助。

印尼和俄罗斯的情况也类似。在2月的印尼总统选举中,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当选总统。分析人士指出,普拉博沃在竞选中将自己定位为现任总统佐科的“接班人”,由于佐科两任总统任期为印尼带来稳定和繁荣,民众对佐科执政表现的认可拉高了普拉博沃的支持率,“佐科效应”成为普拉博沃胜选的关键因素。在3月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现任总统普京以87.28%的得票率实现连任。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6%。分析人士指出,有效应对西方打压并提振经济,是普京高票胜选的重要原因。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在“超级选举年”中,多国选民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经济议题放在首位,能否有效解决通胀、失业等问题成为影响他们选择的关键。

## 欧洲政坛“向右转”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选举结果呈现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抬头的趋势,在欧洲尤为明显。《政治报·欧洲版》网站刊文称,欧洲呈现“向右转”趋势,一些地方的极右翼领导人正在掌权;另一些地方的传统中右翼政党正与极右翼势力结盟,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在6月上旬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尽管中间

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和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党团分别保持欧洲议会第一、第二大党团地位,但右翼和极右翼势力席位有所增加,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得票率均领先执政党,欧洲政治光谱明显向右偏移。

美国《政治报》网站指出,民众对移民问题的担忧是影响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教授阿里亚德娜·里波尔·塞尔旺指出,近年来,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洲政治辩论的核心议题,“难民危机”让极右翼政党的移民政策在欧盟国家内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法国执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远低于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是促使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的主要原因。英国加的夫大学讲师玛尔塔·洛里默指出,极右翼势力的复苏并非发生在朝夕之间,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成功,一方面体现出其拥有忠实且强大的选民基础,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常态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卡利查兰·维拉·辛加姆表示,近年来,欧洲移民问题越发凸显,选民认为主流政党未能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担心本国的福利和治安状况,这让主张强硬应对移民问题的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呼声渐高。分析人士认为,政治光谱“右移”可能给欧盟在移民、绿色转型等问题上的政策推进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据新华社

(上接A16版)

## 合力编织“可接受叙事”

德国《世界报》援引调查人员及情报机构的数据报道称,对“北溪”管道的破坏计划早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就计划好了。

报道称,2023年夏天,波兰情报部门向德国情报局提供了可能与爆炸事件有关的个人信息。调查人员称,“仙女座”号游艇是爆炸案肇事者使用伪造文件租用的。据称,游艇上可能有“美国和波兰特工”的身影。德国联邦情报机构前负责人格哈德·辛德勒称,证据表明乌克兰组织参与了爆炸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是这起事件的“客户”。

德国政治分析家兼独立记者格雷戈尔·

斯皮岑表示,尽管西方媒体努力将乌克兰牵连其中,但美国仍然看起来像是“北溪”事件的主要受益者和“客户”。他告诉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无论是从罗马法的基本原则‘谁受益,谁负担’,还是从美国总统拜登和时任副国务卿纽兰的声明来看,美国不会允许管道投入运营。”

拜登在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初访问白宫时就曾公开表示,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进攻,“将不再有‘北溪-2’”,并向记者保证“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北溪”管道被炸后,纽兰在向国会发表讲话时称,相信美国政府对“北溪”管道被破坏感到满意。

“如果美国被判犯有针对德国财产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整个欧洲的安全架构将崩溃。”斯皮岑表示,德国政界人士和媒

体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的注意力,“这将是‘北溪’破坏案的最佳解决方案。管道被摧毁,美国的罪行没有得到证实,德国政客的名誉得以挽救,乌克兰领导人被免除罪责,而那些具体肇事者或许已经死亡或失踪。”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官员菲利普·吉拉尔迪也将媒体归咎于乌克兰的行为称为“掩盖故事”,他认为乌克兰根本缺乏实施破坏“北溪”的资源。斯皮岑和吉拉尔迪都认为,有关乌克兰涉嫌参与“北溪”爆炸案的故事同时出现在美国和德国媒体上,暗示着双方可能协同努力,以编造“关于所发生事件的可接受叙述”。

德国议员莎拉·瓦根内希特呼吁联邦议院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北溪”事件。如果乌克兰参与破坏“北溪”管道的事实

得到证实,德国应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事实上,“北溪”管道爆炸进一步破坏了俄欧之间的经济联系,导致欧盟市场天然气供应紧张、价格高涨,德国企业更是被能源危机和高通胀所困扰,国民经济遭受拖累。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实际下降0.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7月预测,2024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仅为0.2%。因此,德国需要给国民一个“合理”的解释。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16日说,美国试图把“北溪”爆炸事件的全部责任转嫁给乌克兰,但“人们很清楚,如果没有美国批准,乌克兰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俄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佳普金说,俄方已正式向德国提出对“北溪”爆炸事件进行调查的要求。